



血和泪的回忆

中国青年出版社

血和泪的回忆

本 社 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年·北京

血和泪的回忆

*

中国青年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2 11/16印張 41.000字

1963年4月北京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0 定價(5)0.21元

編者的話

我們的青年同志生長在新社會，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封建地主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對舊思想影響的抵抗力也比較弱。我們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是怎樣進行鬥爭和反抗的，特地編輯出版這本書，供大家閱讀。我們希望青年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對新舊社會從本質上認真地做一番比較。這將會激發我們的革命熱情，使我們更加熱愛社會主義，更加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懂得怎樣繼承前輩的革命事業，為把我們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為爭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而英勇鬥爭！

1963年4月

目 次

血泪斑斑的罪証.....	任楚材 王少华	3
——在地主庄园陈列館里看到的		
五斗租子和三条人命	邓繼明	11
閻王債	黃朝天	16
三筆血債	王小山	24
一块門板	白 华	35
越逃越荒	朱振昌	39
“白眼窩”	刘益民	45
“大鯊魚”	励承国 高金德 施均濟	51
苦难的二十八年	宁松勛	59
一包癩疤的来历	于德江	66
血泪深仇	唐海清	73
美国强盜的一桩罪行	袁陆先	78

編者的話

我們的青年同志生長在新社會，沒有像自己的父兄那樣受過封建地主和反動統治者的深重剝削和壓迫，也很少同剝削者、壓迫者進行過你死我活的鬥爭。因此，對舊社會的痛苦生活缺乏長期深切的體驗，對舊思想影響的抵抗力也比較弱。我們為了幫助青年同志了解舊社會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罪惡，以及勞動人民是怎樣進行鬥爭和反抗的，特地編輯出版這本書，供大家閱讀。我們希望青年讀者在讀完本書以後，對新舊社會從本質上認真地做一番比較。這將會激發我們的革命熱情，使我們更加熱愛社會主義，更加熱愛共產黨和毛主席，懂得怎樣繼承前輩的革命事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為爭取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而英勇鬥爭！

1963年4月

目 次

血泪斑斑的罪証.....	任楚材 王少华	3
——在地主庄园陈列館里看到的		
五斗租子和三条人命	邓繼明	11
閻王債	黃朝天	16
三筆血債	王小山	24
一块門板	白 华	35
越逃越荒	朱振昌	39
“白眼窩”	刘益民	45
“大鯊魚”	励承国 高金德 施均济	51
苦难的二十八年	宁松勛	59
一包痂疤的来历	于德江	66
血泪深仇	唐海清	73
美国强盜的一桩罪行	袁陆先	78

血泪斑斑的罪証

——在地主庄园陈列館里看到的

任楚林 王少华

最近，我們到四川大邑县安仁公社，參觀了一座地主庄园的陈列館。那里面陈列着解放前大惡霸地主劉文采压迫和剝削农民的許多罪証。看了这些血泪斑斑的罪証，激起了我們无比的憤慨。

“四方土地都姓劉，顆顆血淚為他流”

我們在劉文采家的一本厚厚的佃戶花名冊中看到，仅仅他一家，就占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亩土地。整个大邑县三十多万人，总共有土地五十多万亩，光是姓劉的一族十四戶地主，就占地三十多万亩。少数人占有大量土地，大多数农民只好佃田耕种，向地主交租納稅，这就造成了地主对农民的剝削。

劉文采原先只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小地主，田地也不多。后来，他依仗族中軍閥勢力，做了川南稅捐总局的“總辦”，不久又升任为“叙南清鄉司令”。他利用职权，貪污、販毒、敲詐勒索、明征暗搶，搜刮了人民八百多萬銀元。1935年，他的靠

山軍閥敗退轉移，他便在武装護送下帶着二十幾船金銀財寶，溜回安仁老家，大肆買田置地，修建莊園，當起“土皇帝”來。

農民劉益山，是劉文采的近鄰。他家有一套四合頭的院房，六畝水田，周圍青竹環繞。劉益山才七歲就死去了父親。母親守着這塊土地，一把眼淚一把汗，把孩子拉扯大。劉文采為了擴建莊園，早就想奪這塊肥肉。他先要強買這塊地，劉益山母子不肯賣。劉文采和他的幾個狗腿子，便定下了毒計：假意介紹劉益山的弟弟出去當“官”，半路上殺掉了他，回來再誣告劉益山通匪。這樣，逼得劉益山連夜逃跑。

劉益山離了家，劉文采再來逼他母親。這幾畝田產是全家的命根子，橫說豎說她還是不肯賣給地主。劉文采一不做二不休，竟叫人開了條大水溝，放水直朝劉益山的房子沖，牆沖垮了，水直流到床下，劉益山的母親嚥不下這口氣，一头栽下床。臨死時，口里還不斷喊着：“兒呀，你要報仇啊！”

劉益山接到妻子的信，冒死趕回來埋葬了母親。那時，正值插秧季節，劉益山看見別人的田都綠了，自己的田還荒着，便去請人幫忙。近鄰聽說是“總辦”看中的田，誰也不敢來。劉益山只得遠處請來三個表兄弟，幫助翻地插秧。

一天中午，劉益山上場去買菜，還沒進場口，就聽見几聲槍響，他心驚肉跳，急忙趕回來，果然出了意想不到的事：三個表兄弟被劉文采的狗腿子打死在田中。劉益山剛剛走近，話還沒說出一句，幾個狗腿子跳出來，一陣繩捆索綁，就把他拖進鄉公所，安上“勾結土匪”的罪名下了監。

劉益山的妻子哭的死去活來，心想，守着這田產也是死，

救人要紧。連忙托人說情，磕头陪罪，把房屋田产一齐送給刘文采，才救了丈夫的命。

刘益山怀着血海深仇，悄悄裹上三个表兄弟的血衣，离开了祖祖輩輩血汗泡过的田地，飘流外乡。

这只是刘文采霸占田产的一件事。据统计，单是他修建庄园，就害得三十几家农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除此以外，他霸占田地的险毒手段，还有什么“买飞田”、“吃心心”等二十几种。例如刘文采看中了那块田，就指使一个地痞冒充业主出面卖田，真业主惹不起刘家，只得忍气吞声。这就叫“买飞田”。王泗乡有个孟大娘赶场回家，自己的五亩四分田被刘家买了“飞田”，活活气死了。那家坚决不卖的，刘家就将周围的田买下，不放堰水，逼使低价出卖，这就叫“吃心心”。刘文采还在安仁鎮开设了烟館、賭場、当鋪和錢庄等七十多家，盘剥劳动人民。錢庄的“滾滾利”、“砍头利”、“場場利”，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蕩产，失去土地。



刘文采吸吮农民的血汗得来的家产，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有人替他作过统计：他除了占有一万二千多亩田地外，还修有二十五处公馆，一千五百余间街房。安仁场上七条街，他就占去整整四条。此外，还有五间当铺、十二处钱庄、十座碾磨房、二十七座仓库，散布在十几个县。每到秋天，农民肩挑车推，含着眼泪，把一年血汗换来的果实送进刘家的仓库，自己却去挖野菜充饥。当时，农民流传着两句血泪的歌谣：“四方土地都姓刘，颗颗血泪为他流。”

一千张状子，抵不上“活阎王”一句話

看了上面这些材料，你们也许会气愤地问：“刘文采这么横行霸道，难道没有政府管，没有法律制裁吗？”

有的。但那时的政府管的是劳动人民，法律也是专门制裁劳动人民的。刘文采有几种脸谱：在反动政界，他是川南税捐总局的“总办”，穿起军服，是“清乡司令”；在茶楼，则是“公益协进社”的总舵把子。他的魔爪上通官府，下通各地的地头蛇。大邑县各乡的乡长、保长都是他的“兄弟伙”。川西的大土匪头子郭保芝，是他的干儿子。土匪进行抢劫的枪枝，都是他供应的；抢劫来的财产他就坐地分赃。刘文采本身就是地主、军阀、官僚、土匪四位一体的代表，仗着这帮狐群狗党，称霸一方。不管哪一届县长上任，都得亲身上前去刘家送礼，稍有言语不周，手足不到，县太爷的宝座就会坐不稳。刘文采强占田地房屋，摊派民工为他修戏院、花园时，农民起来反抗，伪县长还赶紧带兵前来镇压，并且正式贴出告示：只准听从，不准反抗；

誰要反抗，不問情由，先綁起丟監再說。有个叫黃治安的农民，揭露了刘文采的錢庄“白天借出錢，黑夜搶回來”的强盜行為，第二天就被打死示众。他的家属抱尸痛哭，想去告狀。刘文采的狗腿子，却两手叉腰，鼻子里哼出两句话来：“你一千张状子，抵不上‘总办’一句话。”

这就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官僚、軍閥、地主結成一伙，掠夺农民的土地、财产，残害农民的生命。在这种經濟制度下建立起的政府，制訂出的法律，都是为官僚、地主的利益服务的，是他們剥削农民的工具。刘文采为了要农民服服貼貼地任他宰割，还私設刑堂和各种迫害农民的刑具，如專門毒打农民的扁担、弹簧鋼鞭，脚鐐，手铐，老虎凳……。在离他家后門不远的地方，还有一間神不知、鬼不晓的水牢。現任大邑县唐場公社党委副書記冷月英同志，就是从这間水牢里侥幸活出来的人。

1937年，天旱歉收，冷月英“欠”了刘文采五斗二升租谷，刚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被丢进水牢。黑魆魆的水牢



里，臭气熏得人恶心，齐腰深的水，冰透了骨头。刚生了孩子的人，身上血水还未干，被冷水一潰，肚子痛得像刀绞。冷月英摸着走了几步，一脚踏在死人背脊上，一脚又踩着死人脑壳。狗腿子这时用木棒把冷月英戳进水中間的一个铁籠里，冷月英一下昏死了过去。醒来时，她借着个小洞透进的光亮，才看清水里滿是尸骨，铁籠外边还泡着三个农民兄弟。

整整泡了七天，冷月英的男人赶回家来，忍着高利貸的盘剥，借来二十块銀元，到处托人情，才把人“贖”了出来。这时，冷月英只剩下一口气了。狠心狗肺的刘文采，竟还向冷月英要“房”錢，关了七天水牢，一天一斗米，硬敲榨去七斗米。

在刘文采这所阴森森的大庄园里，折磨死的农民兄弟是数不清的。他的大儿子刘元龙外出打猎，有时兽性发作，竟把农民当靶子射击。他把农民的命看得比狗都不如。有一回，刘家的一只恶狗咬伤了农民罗洪发，罗洪发打了狗几竹竿，后来狗得病死了，刘家硬逼着罗洪发卖去田地，披麻戴孝，跪在狗灵牌面前，给狗做了三天道場。这一带的农民，都管这个喝人血、吃人肉的刘文采叫“活閻王”，管这座血淋淋的庄园叫“活地狱”。

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

刘文采住在用劳动人民血肉建造的“宫殿”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他的庄园里，接待官僚、政客，有西式客厅；接待匪首、袍哥头子，有中式客厅；抽大烟，設有四季吸烟室。他娶有三妻

四妾不滿足，还專門修建了供他宣淫玩乐的“逍遙宮”，“欢喜楼”。据他的一个管家供称，被他奸污过的妇女就有五六百人。这座庄园，密密麻麻的房子总共有一百八十多間。

这么多房子，刘文采一家究竟有多少人呢？六个。服侍这六个人的，却有一百多人。什么总管家、管家、保镖、轎夫、奶媽、丫头等一大串。出門不是坐轎子，就是小臥車，前呼后拥，队伍扯起半里路长。

刘文采穷奢极欲，他一个人的四季衣服就有三四百件。床上的一籠珍珠罗紋帳，四两重，捏在手里，只有一把。他最宠的第五个小老婆，为了吃鴨脚上的那点点蹼，一頓飯就得杀三十几只鴨子。刘文采日嫖夜賭，又生怕短命，頓頓山珍海味、人参燕窝还嫌不滋补，专门找七个奶媽，天天挤奶喂他。这还不算，又强迫許多青年农民抽血，注进他的身上。……

农民們被刘文采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反抗。在共产党地下組織的領導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参加了武装斗争。他們扛起鋤头，高举梭镖、扁担，破仓分粮，直闖“公堂”，打死了伪县长徐元勛。平日狐假虎威的狗腿子連忙向农民跪地求饒。斗争的风暴吓得刘文采丧魂落魄，他夹着尾巴连夜逃往成都，半路上挨了农民一枪，到成都就一命嗚呼了。

解放后，安仁乡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清算了这个大地主、大恶霸，土地改革后，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此，安仁乡的劳动人民才永远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朝气勃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刘氏家族的庄园，早已成为人民的財产。有的做了拖拉机站，有的办了公社的敬老院、幼儿园。

天真活泼的孩子，在阳光撫照下做游戏，唱着“东方紅，太阳升”“人民公社一支花”的歌曲。……

別忘了什么是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解放前的安仁乡，何尝不是旧中国农村的一幅缩影？解放前孟大娘、刘益山、冷月英这些农民的遭遇，何尝不是几亿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的遭遇？现在，人民政府用“活閻王”的罪恶事实和他的“活地狱”，成立了一所展览馆，用它来教育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五斗租子和三条人命

邓繼明

解放前，我家欠了財主五斗租子，被他杀害了三条人命，真是一桩永世难忘的仇恨！解放后，奶奶时常对我講这桩事，每講一次，她都要哭一起。我听了，也随着她哭。爹听了，劝她說：“这是什么年月了？快別講那些寒心伤气的事了。”奶奶說：“日子过得越好，越應該講講过去。”她还是經常講，生怕我忘了——誰是亲人，誰是仇人。

我家住在湖南省邵阳县东田村。我有两个姑母和两个叔父。大姑滿十七岁的那年，是个大荒年。秋天，地上的草都被人吃光了，到处是光禿禿的。地上躺着餓死的穷人。我家头年租了財主郑順几亩地，連桔草都給了他，还欠下五斗租子。眼看着这年寸草未收，头年欠下的五斗租子，連本带利，翻成了一石。轉眼間，到了腊月二十九，財主又打发他儿子郑小虎来逼租，把爷爷逼得死去活来。奶奶杀了两只母鷄和一只鵝，請他肥吃肥喝了一頓，才答应第二年秋还他两石粮了事。

郑小虎走后，奶奶和姑姑還沒拾掇好碗筷，財主自己又領着几个狗腿子闖进了門。我家里的人吓得挤在一堆，誰也不

敢吭声。財主在屋子里摆来摆去，两只眼贼溜溜地轉了好久才开口說：“你們这些穷鬼紅口白牙，說啥算啥？欠下我的租，說来年还就来年还？我信得过你們嗎？”

爷爷陪着小心說：“就靠財主恩典了！”

“不行！今天是大年，帳不过夜，”財主一蹦多高地呵斥着，“有糧，馬上还清一石租子；沒糧，来年要还两石，可是得叫树姐到我家去作押。”

树姐是大姑母的名字。奶奶听说叫大姑去頂押租，忙对財主說：“她过了年才十八岁，女孩子，不懂事，又正鬧病，做不了什么活。財主要是信不过，就叫二輩去吧。”

二輩是我的二叔父，比大姑小四岁。奶奶怕把大姑送进火坑，狠着心答应叫他去。其实財主早就打上了大姑的主意，任凭全家苦苦哀求，还是一口八个不行。他見祖父和父亲动手攔阻，劈头就是一頓毒打，又命狗腿子用枪逼住他們，到底把大姑搶走了。

第二年，为了爭个好收成，好把大姑贖回来，爷爷带上全家人，起早貪晚下地劳动。哪知刚插完稻秧，爷爷和叔父就累得病倒了。大姑被財主搶去后，一直沒有音信。奶奶愁得整夜睡不着覺，一闔上眼就哭喊起来，口口声声叫大姑。

割麦子的时候，突然財主家的狗腿子通知爷爷說，大姑吃东西中毒死了。起初大家都瞞着奶奶。后来被她知道了，哭喊着跑到財主家去，要看大姑的尸首。財主說尸首埋进了他的祖坟，不准动！还把奶奶打了两棍子，指着她的鼻子說：“以后再为这件事胡纏，就打死你！”